

國大外史（續）

最快速的行政效率

廿九小時一項重要法案

國大是如期召開了，召開以後，接連七天的預備會議，每天僅用兩個多鐘頭的時間，一面候着各地代表的繼續報到，一面則對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問題，作着幕後洽商。開始，爲了爭取主席團的名額，爲了求得當選的較多機會，在三月卅及卅一日兩天的預備會議上，代表們不斷面紅耳赤的爭辯，終於決定了修改國大組織法第五條條文的議案。因爲在程序上，國大必要先產生了主席團，才能進行議程；而主席團之產生，必須俟國大組織法修訂以後，確定了名額，才能選出。但是，國大組織法之修改，是要經過立法院，完成立法程序的。大會不能等待，於是來了「廿九小時一項法案」，創造了行政效率的最高速度。

國大預備會於卅一日中午十二時的決議案，在當天下午四時半，由籌委員秘書處備文送出，五時到達國府文官處的收發室。其後一小時，經過了蔣主席的核閱批示，並且決定了四月一日晨，召開臨時國務會議，於是，連夜發通知。一日晨，立刻舉行國務會議討論，午後復將全案送立法院。立法院從午後三時開會，至五時許散會，該案就完成了全部程序。總計從頭到尾，自始至終，一共是廿九小時，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法案。

國大之「花」與「草」

唐舜君和江蘇某女代表素描

本屆國大的任務，主要是選舉總統與副總統，自三月二十九日開幕以來，吵吵鬧鬧，總算結束了預備會議，產生了主席團。從明天起，正式議程開始，大概還有一套彩牌，如通過各種章則規程之類，然後是正戲登場。——關於總統與副總統的問題，目前正是鑼鼓喧天，後台熱鬧過前台，到底誰可當選？且不去理它，在這裏，記者想介紹一個真是民主推選出來的「國大之花」，這也許對讀者更饒有興趣吧。

榮膺「國大之花」的尊號的，是滿族代表唐舜君女士，憑她那副宜嘖宜喜的面孔，毋庸競選，不必爭奪，居然在全體國代及記者羣中，一致都公認出來了！這位唐女士，不但面如蘋果，眉似春柳，而且善於修飾，外罩一件黑絲絨大衣，內襯着花緞旗袍，肉色玻璃絲襪，黑色高跟皮鞋，玉腿微露，曲綫畢呈，那樣婀娜的身材，堪與好萊塢的健美明星相媲美！尤其在這莊嚴的國大會堂中出現，有若驚鴻一瞥，酷似仙女臨凡……他有一頭「高山流水」式的燙髮，前面蓬得高高的，後面拖得長長的，烏黑、細密、爽潔，幾乎根根可數，今天一變而為「清風明月」式，前面是鬆疏的幾個灣灣，後面是

圓圓的一個捲兒，有如上弦月。

初次見面，誰都不信，她今年已三十五歲了，而且有着三個孩子孀居多年的母親。丈夫雷嗣尙先生，於三十四年死於湖南，她便成爲孤鸞寡鵠未亡人。所幸，她擅長交際，賦身社會事業，頗著聲譽。由於這次當選滿族代表，足見她是擁有一班羣衆的。開幕之日，祭陵歸來，她在莫德惠的車廂裏探出身來，卽爲攝影記者們拍下不少鏡頭。她的態度，雍容自若，具有貴婦人的典型，而又夾雜了一點雅淡的哀愁。她的當選爲「國大之花」，那確是「實至名歸」的。

其次，國大會堂，既有「國大之花」，自然也有「國大之草」，這個尊號的當選人，却被江蘇的一位女代表榮膺了。這位女代表的大名，過去不見經傳，此次參加國大，見人就將皮包打開，遞過一張名片說：「這是舊片子。」從這張片子，可看出四道銜頭，什麼「婦女救濟所長」，「省婦女委員會委員」，還有什麼「中國政治學會研究員」，以及什麼「主任」之類，唯獨缺一個「國大代表」。所以她得先作聲明：「這是舊片子。」

這位女士的膺任「國大之草」，也自有其社會基礎的。原來她廣交遊，可恨徐娘半老而無半韻，而目固可憎，語言也無味，但她和達官貴人的太太相過從，或者隨侍在側，頗得算是「交際大家」，因其豔如草，也就有了「交際草」的綽號。她此次爲競選國代，不惜奔走權門，爲了無法晉謁國大秘書長洪闌友，她曾起個綽早，到了洪公館，門房不替她通報，她便坐在洪氏的包車中。等到洪氏走出來，她從車中跳出，因得洪氏之助，如願以償，被黨提名，歸鄉競選，乃榮膺爲國大代表。在會場中，她最喜歡向記者們打招呼，尤其是蘇北同鄉，一見面便絮絮不休地敘談鄉誼。有人問她：「住在那

裏？」她老是頭一扭，手一指，咧着嘴笑道：「招待所不大便當，我住在一家中央委員的公館。」這麼一來，她的身份是因「中央委員」而提高了。但儘管她的身價如何高，「國大之草」由她當選，也已成衆口同聲的事了！

國大會中，正副總統還未選出，而國大「之雀」，「之草」，以及吹喇叭的小姐「之鶯」，「之鴉」……則都先後產生了！日來，在預備會議的沉悶氣氛中，代表們或打瞌睡，或閱書報，或嚼口香糖，或抽烟，或談笑，雜在大群中的疏疏落落好幾十位女代表，也就成爲聊天的對象。有人發現某女代表大腹便便，快屆臨盆的日子，因爲她已孕育「國大之兒」，也就成爲「國大之母。」母子同堂，共爲民主新中國而奮鬥，雖然該女代表實不堪負擔，總算也是行憲國大的一段佳話哩！

搶救東北與華北

國大檢討軍事記實

國大的議事日程通過後，開始是檢討國是，先由國防部長白崇禧作軍事報告。他很清楚，在這戰局相當嚴重的情況中，假如談起全面的戰績，可能引起無謂的責難，因此，他一走上台，便聲明國防部長是政務官，僅負行政上的責任，在事實上，指揮權全在參謀總長。他從理論方面，詳盡地分析國防部的組織機構，略過了華北東北，而誇大了華中總體戰方案的效果，並強調組織地方武力的必要，認爲應該擴大地方的權限，才可以真正清剿共匪。他居然講上了兩個鐘頭，博得好幾場熱烈的掌聲。

然而北方的代表們，滿腔哀怨，聽得有些不順耳，在他報告完畢後，剛要發作，時間已過十二點鐘，主席宣布散會了！

大會的主席是由主席團各組織輪流的，碰到只有報告沒有討論，那就佔了一點便宜。四月十二日的第六次大會，上午是王雲五，總算風平浪靜的渡過了，下午是黃季陸，却是相當吃力的，才把舵掌過險灘。當于斌報告了簽署代表糾紛調處經過之後，於是正戲開台，慷慨激昂，孤忠悲憤，搶救東北和搶救華北的怒吼，響徹了整個的大會堂，演成了兩週來最精彩的一幕。

安東代表張維仁，開了第一砲，他懷疑政府勳匪有無具體計劃，參謀總長到底是幹什麼把戲，以前說三個月可以肅清，後來又說只要半年，現在，已經是幾個三月幾個半年了，參謀總長却到那裏去了？「只有蒙蔽領袖一人，才是民族的罪人！」台下發出了這個號召，台上的代表幾乎目眦俱裂的吼着：「請殺陳誠以謝國人，以振軍心」，像狂風捲落葉的突來一陣掌聲和喊聲。接下去，仍是東北的代表，滔滔不絕的控訴着！尹冰彥說：「現在，是應該借人頭，才能提高士氣的；陳總長在東北五個月，形成今日局面，他却悄悄離開了。軍事當局如要明是非，辨善惡，便不應容他出國，應該把他槍斃！」張振鷺說：「接收的時候把三省分成九省，使整個形勢四分五裂，偽軍被解散後，只好投入共匪；在東北國軍，號稱六七十萬，實際作戰的僅卅萬，請問這批給養是放進誰的腰包去了？」楊子屏說：「東北的戰略全盤錯誤，下了通盤的死子，在遼陽戰役中，駐瀋陽的部隊十多萬，却坐視不救，真正是派系觀念嗎？軍官只曉得娶房子，娶金條，娶女人，士兵則吃不飽，穿不暖，又要他們打仗，軍紀腐敗，士氣日惡，這責任到底要誰負？」霍天一說：「梁華盛撤出吉林時，有一軍之衆，生死不

明，他本人則安然溜到瀋陽，這責任怎好不追究？」趙惜夢說：「白部長口口聲聲要健全地方武力，而陳總長却將地方武力取消，政府措施，難道自相矛盾嗎？……」

他們指責着陳誠，要求以大會名義，電請上海市政府，扣住陳誠，或要求陳誠出席報告及答覆質詢，也有要求熊式輝出席報告的，因為熊氏在接收初期便已種下了禍根。議論紛紛，衆口同詞。而另一方面，對傅作義的功績，却交相贊譽。華北的代表，一致頌揚他本人，沒有吹過牛，沒有新式武器的兵力，憑一股自信，打下張垣，底定察綏，誰護華北，進而支援東北。河北代表趙樹樾，要求中央賦予傅氏全權，充份供給槍，供給糧！

由於這兩天來的中原戰事告緊，繼東北華北代表的呼籲，河南代表也提出緊急動議，要求政府迅派大軍支援汴鄭，汴鄭倘不保，華北危機更甚，華南失去屏障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同時，牽動了陝西龍文代表等十七人，請派大軍增援陝南，這兩天白水郿陽先後失守，縣長殉職，而原駐陝南的部隊又北調，防務空虛，陝南倘不保，大局又將如何？

華中方面，江蘇代表蔣建白也發言了。他說：「蘇北匪勢，相當猖獗，淮泗岌岌可危，假如兩淮不保，江南絕無安全之可言。其匪宣傳五月渡江，而國軍對江防並無周密佈置，江南負責人，只知粉飾太平，推卸責任，實際則是養癰成患，坐失時機。何況江南已發現散匪，將來萬一惡化，誰該負責？」湖北代表周芳則說：「湖北共匪十餘萬人，大別山區共匪六七萬人，他們都聲言渡江，沿江的渡口，經常發現流竄，政府應該封鎖各渡口，但老百姓的負擔已經很重，千萬不要再在老百姓身上剝削。……」

這個軍事檢討，是從三時半開始，到了六時二十分鐘，請求發言者，還有二百多人，乃由主席宣佈，未盡意見，改由書面送秘書處，請有關機關答覆，終於散會，一宿無話。

翌晨，舉行第七次大會，依照議程，上午是經濟報告，下午是對於經濟報告之檢討，在財政部長俞維鈞走上發言台，慢吞吞地披開講稿，準備唸下去的時候，樓上便喊出「主席」，接著樓下也連喊「主席」「主席」。主席是何應欽，他站起來說：「請諸位依照議程規則發言，現在是經濟報告。」這一來樓上樓下又發出喊聲：「胡說八道，我們要求繼續軍事檢討」！洪闌友忙加解釋道：「昨天主席團決議，對軍事檢討未盡之意，統由書面送秘書處轉請有關機關答覆。今天如繼續檢討，勢必變更議事日程，但是，議事日程，已經大會通過了。……」話還未完，突然被樓上角落裏的喊聲截住了：「我們要繼續軍事檢討！我們要請政府答覆：東北，華北，是不是打算丟了？……」於是，樓上樓下又混亂成一片，噓聲喊聲四起。主席台上的人，面面相覷，俞部長鼓起勇氣，把講稿繼續唸幾句，却是一句聽不到了。

這時候，洪闌友雖然使用斷電計，使台下的發言，無法擴大到會場，但到底人多口雜，終於無法制止。主席乃建議大會，變更議事日程，提付表決，未獲通過。東北，華北，中原各區代表，一致宣佈退席，羣起準備離場，秩序大亂，相持約一刻鐘。何應欽對着台下竟唱起相聲來，他說：「軍事定期檢討，行不行？」台下說：「不行，反對！」「這樁子，不能解決問題。」「不要敷衍！」最後還是洪闌友主意不錯，他說：「主席團的決議，並沒有違拂諸位的意思，軍事檢討可在議程以外，定期舉行，不過現在是經濟報告。」接着，何應欽乃提出主張，決定把軍事檢討，在下午三時舉行，而下午

的經濟檢討，與明天下午的政治報告檢討，合併舉行。至此，會場才稍安定，而由俞部長繼續把講詞唸下去。

下午繼續軍事檢討，由余家菊主席，河南代表要求中央迅派大軍增援汴鄭，他們從汴鄭來京開會，顯然是歸去不得了。蒙古代表指出共匪提倡民族自治自決，分化邊疆國防力量，促請政府善爲利用地方武力，加強邊疆民族的國防地位。察哈爾代表則呼籲張垣情勢緊急，如不趕救，勢必淪亡，將影響整個華北戰局。……總之，從東北到西北，從北方到中原，代表們的痛哭陳詞，也正顯示著整個情勢的嚴重，所謂軍事檢討，只不過是說些老實話，也許只不過是洩氣而已。

